

为什么会突然放弃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?

他去读大学，她留在了小镇，开阔眼界后的他觉得她哪里都不好，她穿什么衣服，他都说“土”，她做什么选择，他都觉得傻。

她跑去大学找他，他却避而不见，因为他喜欢上了舞蹈系的系花。

他们明明青梅竹马，自小定了娃娃亲，他却嫌她是个麻烦，将她推给了他室友。

可当他们真在一起后，他又后悔了，在校园里拦住他们，红着眼问了一句——

“你不是想让我跟你回去结婚吗？”

【1】

迟鸢去Z大找卓岩的那天，引起了轰动。

一身水蓝衣裳，两条乌黑长辫，白底布鞋，素雅又复古的穿着，远远望去，倒挺像民国老照片里的女学生。

只是这还不足以引起轰动，引起轰动的是她背上的那只风筝，对，一只偌大的风筝。

青鸾形状，栩栩如生，迎风负在那纤秀的肩头上。

背风筝的“民国”姑娘，旁若无人地走过校园，丝毫不在意周围人传来的目光，仿佛时空错乱，她和旁人不是走在同一个时空里。

“请问金融系大二的卓岩在哪？”

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，也亏得卓岩在Z大有些名气，迟鸢在问过几个人后，终于有围观群众伸手一指，笑嘻嘻地挤上前凑热闹：“现在估计在西楼大教室上选修课呢。”

一些好事者紧随而上，实在想看看这“大风筝”到底要找卓岩做什么。

浩浩荡荡的一行人来到教室外，把正上课的老师吓了一跳，精力旺盛的小伙伴们探头探脑的，整个教室哗然起来。

迟鸢站在门边，薄唇紧抿，目光在教室里逡巡一圈后，最终定在了一个角落里。

“卓岩。”

她逐字喊出，一张脸仍没什么表情，唇边却多了一丝浅浅笑意。

所有人齐齐望去，那叫“卓岩”的男生还没来得及拿书遮住头，一个僵住，面如死灰。

许久，他在万众瞩目中站起，带着一脸被宣判死刑的悲鸣，脚步沉重地走向门边。

“迟鸢，你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他刻意压低了声音，但迟鸢显然没能领会他的意图，反而在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下，坦然开口：“你一直不回古镇，我就只好出来找你，爷爷叫你快点跟我回去……”

顿了顿，吐出石破天惊的四个字：“回去结婚。”

这一下犹如狂风骇浪，整个教室只安静了一瞬，紧接着全体沸腾了。

结婚呀！多嗨爆眼球的字眼，对新世纪的大学生来说，这年头居然还有指腹为婚一说，简直不能更稀奇！

卓岩在一片沸腾间，两眼一黑，几乎想晕倒装躺尸，但他还不能！他还得收拾残局，火速带走迟鸢这害人精！

最重要的是，他心仪的女神此时就在教室里看着他！

当初为了跟秦萌选修同一门，他千方百计地进行打听，如今好不容易接近佳人，相遇相识各种发展有条不紊，居然在他临门一脚，想要告白的当头，给他杀出这样一招！

天要绝他，这回可在女神面前丢大发了！

卓岩在心头默哀一声，再看向迟鸢的目光里，便多了丝咬牙切齿。

【2】

卓三，迟六。

卓岩与迟鸢同一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是三月，一个是六月，一个出生在当铺，一个出生在箬坊。

江南古镇的民风淳朴，卓迟两家是世交，对面为铺，比邻为居，卓岩与迟鸢的这门“娃娃亲”，几乎可以说是在母亲肚皮里就定下来了。

卓岩长到六岁时，都还是晃着杨柳枝，在迟鸢面前有一下没一下地逗她：“小媳妇。”

整条街的人知道了，迟鸢是卓岩的小媳妇。

彼时韶光正好，他们一起在镇里上学，一起在春日放风筝，一起去河边摸鱼，一起踏着夕阳结伴而归.....所谓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不过如此。

迟鸢性子沉稳，卓岩则洒脱不羁，小时候卓妈妈对迟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哥哥不懂事，多让着哥哥点。”

迟鸢听话点头，在与卓岩的相处间，的确是退让包容的那个。

她会给他带午餐，会为他洗单车，会在他顽皮做错事情后，默默为他在大人面前收场，连学会做风筝的手艺后，亲手扎的第

一只纸鸢都刻着“卓岩”的名字。

她就像个真正的“小媳妇”，谨遵“妇道”，没有一刻忘记她的“小夫君”。

这样平淡如水，岁月不惊的日子，原本迟鸢以为会是一生一世，但在那一年的夏天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

那个夏天格外燥热，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个不停，对面当铺里传来锅碗瓢盆的打砸声音，引来街坊四邻纷纷围观。

卓老爷子一扫把挥舞，将卓岩的父亲卓文希赶出门，扶着门边气得不轻，而被轰出来的卓文希西装笔挺，一身灰狼狈不堪，却还在那“执迷不悟”：

“爸，把当铺卖了吧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外头尽是高楼大厦，你们还来这因循守旧的一套，老不老土……”

卓老爷子气得一口血差点吐出，一扫把砸在儿子身上：“滚，孽子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，把你卖了都不会把它卖了，滚！”

卓岩的父亲是个很洋派的人，是小镇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后来还在国外留了几年学，回来后举手投足都透着西化，被当时的卓老爷子就讽刺成：“假洋鬼子！”

他一直在外工作，已经是一家大银行的总经理了，这次卓老爷子却将他召回来，告诉他一个不异于“晴天霹雳”的消息：

“你爹我看了一辈子当铺，如今也是时候退休了，该底下的儿孙接班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将成为当铺的第二十六代传人。”

立刻辞去外头银行的工作，回来乖乖继承当铺，卓老爷子的语气像以往一样，强硬得不容拒绝。

但开什么玩笑！卓文希当然不干，就像当年执意要出国一样，和卓老爷子又开始了新一轮“世界大战”。

一片鸡飞狗跳中，左邻右舍纷纷上前来劝架，迟鸢站在笋坊的门边，伸长脖子张望“战局”，忧心忡忡。

倒是卓岩坐在她旁边，两条腿大大地架在台阶上，毫不在意地吃着冰棍：“闹一闹就没事了，我都习惯了，我爸每年回来都要和爷爷吵，吵又吵不出个什么名堂……”

他语气像个小大人般，俊秀的眉眼一挑，懒洋洋地瞥着自家门口的包围圈，只是这一回，他却失算了。

那头不知又吵了些什么，只听得一阵喧闹后，卓文希狼狈地挤出人群，气急败坏地拍拍身上的西装，停在了吃冰棍的卓岩面前：

“儿子，你说，你愿不愿意跟爸爸走？”

【3】

卓岩走了，在那个知了不断鸣叫的夏天，跟着父亲卓文希，去了市里念书。

迟鸢的童年像一夜灰暗，从此她再也没有过过六一儿童节，因为和她一起过的那个人已经不在。

卓岩是怎么被父亲说服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一套高级手办，一个正版游戏机，外加一台最新款式的手机。

卓文希得意洋洋：“儿子，这些算什么呀，外头的世界可比这些精彩多了，你想一辈子留在古镇，日复一日地看着当铺，坐井观天吗？”

卓岩人很机灵，学习很好，他当然知道“坐井观天”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只是一思索，他就果断摇头：“不想。”

这一摇头，卓家的“世界大战”以卓文希大获全胜告终，他不仅带走了卓家当铺第二十六代接班人，还把未来第二十七代接班人也拐走了，气得卓老爷子捶胸顿足，直呼“家门不幸”！

送卓岩走的时候，迟鸢眼泪就没停过，她从小到大很少哭，除非是难过到了极点。

那一天，她把连赶了几夜做好的风筝塞给卓岩，卓岩接过后，笑嘻嘻地挠头：

“哭啥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每年寒暑假都还是要回古镇的呀，到时我们再一起玩呗！”

男孩比女孩懂事晚，神经也大条一些，永远不知道女孩在多愁善感些什么，等到明白的时候，却早已经晚了。

后来的卓岩的确在寒暑假又回到了古镇，但有什么却在年复一年中，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改变。

比如他不再蹲在迟家箬坊门口吃冰棍，问起他时便摇摇头：“不雅观。”

比如他眼光越来越刁，审美和小时候截然不同，迟鸢的新衣裳他总是不满意：“不好看，很土。”

再比如，他依旧会拍她的头，会骑单车带她去郊游，但却再不会叫出那声——

“小媳妇。”

河边一群童年的小伙伴在嬉戏，也有八卦的少年，挤眉弄眼地问到“迟鸢”，卓岩伸手就一挥：

“去去去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来‘娃娃亲’那一套呢，不过是小时候开开玩笑罢了，还能当真不成？”

水花四溅中，大伙笑着闹着，全然没有注意到来送饭的迟鸢，她怔怔地站在小山坡后，夕阳拖长了她的身影，也不知站了多久，她最终抹了把眼睛，轻手轻脚地放下便当盒，悄悄离去。

卓岩上大学那一年，迟鸢正式接管了迟家箬坊。

卓岩瞪着迟鸢，颇有一番怒其不争之感：“你疯了吗？你成绩那么好，干嘛不上大学呀？！”

迟鸢正在扎纸鸢，闻言手一顿，却没有说话。

卓岩更加哀其不幸了：“就为了这个箏坊？不是，我说现在社会多发达啊，还来这因循守旧的一套，老不老土……”

这话太耳熟，很多年前卓岩的父亲就说过，卓家父子在这方面倒是“一脉相承”。

这回迟鸢终于有了反应，抬起头，清秀的面孔在光影下不愠不火，淡得如同古镇潺潺不息的河水：

“是啊，现在社会这么发达，可总要有有人继承祖宗的老手艺，不然不就断根了吗？”

中国人讲求“根”文化，代代相传，和卓家的当铺不同，迟家的纸鸢技艺更需要人传承下去。
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许多古老的技艺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手艺人，才能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“存活”下来，匠心永传。

卓岩不想做当铺的接班人，迟鸢却接过《鸢经》，心甘情愿地成了箏坊新一代“少当家”。

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这里是生养她的一方山水，她爱天爱地爱风筝，更有一种使命感，能将迟家的古老手艺传承下去，她甘之如饴。

只是，这一回，他去上大学，她留在箏坊，她和他，要真正地……分道扬镳了。

【4】

那天迟鸢起得很早，打了一盆水，架个梯子，把顶头的招牌擦得一尘不染，亮如明镜。

清晨的薄雾里，卓岩也要出发了，提着行李箱，经过迟家箏坊时，他停了下来。

“迟鸢。”他仰头叫她，声音带着少年独有的气息。

迟鸢扭过头，手里还拿着湿漉漉的抹布，两人一上一下，四目相对，就那样久久无言。

“你真是个傻瓜。”很久之后，卓岩才轻轻开口，晨曦的薄雾渐渐散去，有阳光一点点洒下，不知不觉间在他身上笼了层金边。

“我走啦，别太想我，你这傻瓜也要多多保重，等我放假回来看你.....”

少年挥挥手，潇洒地转身而去，迟鸢站在梯子上，目送着他背影消失的方向，许久，埋下头，泪流满面。

从此天各一方，从此命运截然不同，从此.....只有她一个人走过那长长的青石板了。

Z大，宿舍楼前，天色渐晚。

迟鸢执拗地等待着卓岩，不肯离去。

有人围着她指指点点，她面无表情，只是仰头望着那扇窗口。

不知情的人只望着她背上的大风筝咂舌，还纷纷揣测什么行为艺术，却不知道那偌大的青鸾风筝，正是她箏坊“少当家”的象征，出门在外是一定要贴身携带的。

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晚风吹过迟鸢的衣袂发梢，她眨了眨眼，依旧不愿离去，思绪却飘得很远.....

卓岩食言了。

大——整年他都没有回过古镇一次，也许是大学生活太精彩了，他抽不开身，更无暇顾及在江南等待他的迟鸢。

一年来，迟鸢的手艺愈发好了，她能扎出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纸鸢，客人源源不断，还有人从千里之外慕名来求，箏坊的生意也更上一层楼了。

但她时常发呆，会望向对面的当铺，想着卓岩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？

卓爷爷很过意不去，打电话左催右催，怎么都催不动孙儿后，他亲自登了箏坊的门，握住“孙媳妇”的手，饱含歉意而又慈爱有加：

“要不，阿鸢，你去大学里找那兔崽子？就说是爷爷发的话，要他速速滚回，回来你们就赶紧结婚，省得夜长梦多！”

可惜，迟鸢不远千里来到了卓岩的大学，卓岩却怎么也不肯跟她回去。

他还拖着迟鸢往校门外走，硬是要去机场给她买票回古镇，迟鸢犟脾气上来了，怎么也不肯，两人僵持下卓岩生气了，也不再管迟鸢，蹬蹬蹬跑回了宿舍楼，心烦意乱地蒙上被子就睡大觉。

迟鸢人生地不熟，背着风筝在宿舍楼下等卓岩，一等就等到了傍晚，乌云密布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校园里的学生们都开始四处躲雨，迟鸢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楼下，把青鸢风筝紧紧抱在怀里，生怕淋湿一点。

她咬紧唇，终是忍不住大声叫着：“卓岩，卓岩……”

电闪雷鸣中，一道身影从宿舍楼里跑了下来，迟鸢眼一亮，那打着伞奔到她眼前的少年，温文俊秀，目光真诚，却不是卓岩。

“同学你好，我叫易南星，是卓岩的室友，他，他叫你别等他了，赶紧回去……要不，要不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下？”

【5】

迟鸢住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店里，全程都是易南星安排的，就连钱都是他抢着付的。

“不要紧，卓岩都打好招呼了，回去就找他小子‘报销’，你放心吧。”

少年笑得亲切，瞬间拉近了与迟鸢的距离，让迟鸢放松不少。

只是为什么卓岩能“打好招呼”，却不能亲自来安排呢？

当迟鸢在房间里问出来时，正要出门的易南星一顿，紧接着转过头，望向迟鸢漆黑的眼眸，有些尴尬与不忍：

“那个，其实卓岩还有句话要我转告你，他现在，现在有喜欢的女孩了，叫秦萌，是舞蹈学院的，你.....明白了吗？”

害怕见面又生出太多牵扯，索性来个快刀斩乱麻，不希望忽然冒出的迟鸢破坏他如今安稳的生活.....这些言下之意并不难懂，迟鸢当然通通都听明白了，她沉默了许久，最终在门边易南星忐忑的眼神中，眨了眨眼，冲他微微一笑。

“谢谢你，易南星同学。”

迟鸢开始成为Z大一道特殊的风景，因与众不同的惹眼，也引来不少“狂蜂浪蝶”，但全都被易南星不动神色地挡下了，他俨然成为了迟鸢的“护花使者”。

对此卓岩感动有加：“好兄弟，讲义气！”

易南星却一拳打在他肩头：“少来，你这样躲着人姑娘算个什么事？能不能负点责？”

卓岩故作夸张地揉肩膀：“大哥，这种责能负吗？负了就得回去‘指腹为婚’，换你你干吗？”

易南星愣了一下，竟还真认真想了起来：“如果是迟鸢那样的，也可以啊.....”

意外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午后，卓岩一接到秦萌室友的电话，就立刻赶到了舞蹈室。

秦萌在练舞的过程中，不小心摔倒骨折了，而起因却是有人忽然在门边喊了她一句。

那个“罪魁祸首”不是别人，正是迟鸢。

她原意不过是想看看卓岩的“心上人”长什么模样，好不容易找到舞蹈室，却面对一屋子的姑娘分不清谁是谁，只得试探性地叫了“秦萌”的名字，这一叫，就出了祸事。

“对不起，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叫了她一声……”

面对匆匆赶来的卓岩，迟鸢脸色煞白，手足无措。

卓岩勃然大怒：“什么只是只是，人家好端端地在练舞，你忽然叫她做什么？”

他伸手一推，迟鸢猝不及防地向后跌去，还好紧随而来的易南星一把扶住了她，却还是听到“咔嚓”一声——

不是她摔到哪里了，而是她背上的青鸾纸鸢蹭断了一段骨节。

迟鸢脸色大变：“风筝，我的风筝坏了！”

卓岩却管不了那么多，看也不再看迟鸢，直接背起秦萌就往医务室里冲。

倒是易南星替迟鸢取下风筝，小心翼翼地检查，不住安抚她道：“别急别急，只是断了一小处，应该还能修好的……”

医务室外，当迟鸢与易南星赶到时，卓岩一下站起，怒不可遏，对着迟鸢就噼里啪啦一顿数落：“你知不知道萌萌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？你去找她干什么，你害她在这个节骨眼上受伤，你知道她在里面哭得有多伤心吗？”

易南星赶紧护在了迟鸢面前：“你冷静点，这是个意外，迟鸢也不想的！”

卓岩怒吼：“不想？她还想些什么？我受够了躲躲藏藏的日子！”

他一把揪出脸色惨白的迟鸢，不顾她眼中闪烁的泪花，劈头盖脸地就下“逐客令”：

“我最后说一遍，迟鸢，你能不能别再打扰我的生活了？都什么年代了，别再跟我提‘娃娃亲’那一套了，你赶紧给我回古镇去，我不想再看见你！”

与君绝：维以不永伤 www.zhihu.com

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